Globethics Repository



我的導師加里A. 倫茨伯格教授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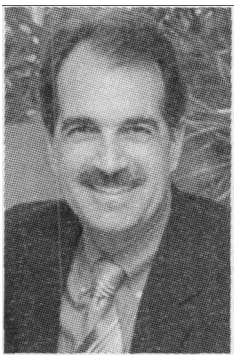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en, Yiyi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Download date	2026-11-16 02:51:3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27

我的导师加里A. 伦茨伯格教授*

陈 贻 绎

My Teacher: Professor Gary A. Rendsburg

Yiyi Chen



伦茨伯格的教育、科研及教学背景信息

伦茨伯格现任职于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新泽西州立大学,主要校区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的犹太研究系和历史系,是"布兰奇和欧文劳丽主任讲座教授"(Blanche and Irving Laurie Chair of Jewish History)。

---

* 加里A. 伦茨伯格教授是本刊学术顾问委员。本文作者陈贻绎现为北京大学东语系希伯来语专业副教授,北京大学希伯来与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曾于1994-2000年师从当时任职于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加里A. 伦茨伯格教授,获古代近东研究系的硕士学位和圣经研究专业博士学位。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前往罗格斯大学任教前，伦茨伯格教授在美国纽约州伊萨卡(Ithaca)市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任教十八年(1986—2004)，之前在纽约州布法罗(Buffalo)市的卡尼修斯学院(Canisius College)任教六年(1980—1986)。

伦茨伯格于1975年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分别于1977和1980年获得纽约大学希伯来文化研究的硕士及博士学位，师从古代近东研究大师居鲁士H. 戈尔顿(Cyrus Herzl Gordon，1908—2001)。

研究兴趣和出版物

伦茨伯格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圣经、古代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发展史，以及古埃及和古以色列关系方面的历史文献。他的教学涉及整个犹太历史、文化和宗教。

他最畅销的书是题为《圣经和古代近东》的对圣经历史语境和周边世界进行综合概述的专著，由他与其导师戈登合著，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1997年出版。该书为一般读者写作，被许多大学用作教材。

伦茨伯格的早期著作还有：《〈创世记〉的编撰学》(1986)，讨论了《创世记》在文学上的一贯性。《古代希伯来语中的双层语言》(1990)，讨论了希伯来圣经文本中嵌入的口语化内容。《部分诗篇北方起源的语言学证据》(1990)，以语言学方法详细论证了几十部诗篇作品的北方方言特征。《〈列王纪〉中的圣经希伯来语北方方言》(2002)，系统深入地探索了古代希伯来语方言学问题。他最新的专著是与斯科特B. 内勾教授[①]合著的《所罗门的葡萄园：

① 现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古代近东研究系教授、系主任。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雅歌〉的文学和语言研究》(2009)。

此外,伦茨伯格教授还在出版于美国、加拿大、欧洲、以色列、澳大利亚、南非和日本等国的一百二十多个学术期刊和专题论文集中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其他学术成就

伦茨伯格教授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常客,曾两次(1987,1993)作为访问学者到该校的圣经和希伯来语言系任职,两次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该校的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1996,2001—2002)从事科研工作。1997—1998年度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等犹太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Judaic Studies)的特约研究员。2004年夏他荣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曼德尔鲍姆"犹太研究访问教授(Mandelbaum Visiting Professor)一衔。1986—1987年度获得美国全国高校教师人文基金奖(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Fellowship)。

伦茨伯格在古代近东(现代中东)地区广泛游历,参加了以色列多尔遗址(Tel Dor)和恺撒城遗址(Caesarea)的发掘工作,遍访以色列、埃及和约旦所有主要的考古遗址。

在多媒体讲学方面,伦茨伯格教授制作了两部面向大众的多媒体(音频[CD]或录像[DVD]格式)课程,一部论述《创世记》(2006),一部论述"死海古卷"(2010)。此外,他还推出了题为"圣经与历史"(2006)网络课程,作为罗格斯大学犹太研究网上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免费提供给广大受众。

伦茨伯格教授经常举办面向大众的讲座,他发表讲座的机构包括美国圣经考古协会、各类大学和神学院,以及犹太会堂、其他各种犹太社区和场所。

他最受欢迎的讲座(或讲座系列)包括:"圣经的《创世记》"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The Genesis of the Bible")、"圣经写什么？是如何写成的？"("What Wrote the Bible? And How Was It Written?")"凉鞋中的丑闻：老故事的新读法"("Scandals in Sandals: New Readings of Old Stories")、"通过文学视角读亚伯拉罕故事"("The Abraham Story through Literary Eyes")、"通过文学视角读大卫与拔示巴故事"("David and Bathsheba through Literary Eyes")、"喇合：耶利哥妓女，以色列女英雄"("Rahab: Harlot of Jericho, Heroine of Israel")、"圣经中的妇女：难以想象的英雄"("Unlikely Heroes: Women in the Bible")、"从三个层面读《创世记》"("Reading Genesis on Three Levels")、"以色列和埃及：文化的交融"("Israel and Egypt: Cultures in Contact")、"埃及：溯流尼罗河之旅"("Egypt: A Trip up the Nile")、"来自埃及文化的对《出埃及记》故事的启示"("Light from Egypt on the Exodus Story")、"圣经考古与犹太宗教实践"("Biblical Archaeology and Jewish Religious Practices")、"死海古卷60岁"("The Dead Sea Scrolls at Sixty")、"搜索(大多数)古以色列人"("In Search of [Most] Ancient Israel")、"《利未记》：被阅读最少的五经书卷的结构和含义"("The Book of Leviticus: Structure and Meaning in the Least Read Book of the Torah")。

德国犹太人后裔和三个孩子的父亲

加里A.伦茨伯格有三个孩子，现在，一个已经大学毕业且结婚，另外两个也都是大学生了。他对学生的爱，处处反映着他对自己孩子的爱；或者说，他对孩子的爱，很大一部分平移到了对学生的爱上。做父亲的男性和做母亲的女性对待自己的学生时，往往会把父母对子女的基于生物进化本能的家庭之爱，融会贯通到老师对学生的社会之爱中去。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父亲对于孩子的爱往往与母亲对孩子的爱不同，不仅表现在关心孩子的穿衣吃饭上，而且表现在对孩子教育和成长的关注上。或许是人类几十万年进化的结果，对子女温饱的呵护多是母亲的职责，而父亲，更多地将重心放在了关注孩子长大成人的其他方面。例如，如何确保孩子的成长符合自己姓氏家族延续的需求；如何确保孩子的行为和品质能够为部族的（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做出一个年轻成员必须做出的贡献；更进一步，如何让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自然界和宇宙中担负起更好存活和发展的责任。

这样的自觉在许多父亲身上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体现。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的后裔和学者，父母又是前往美国的第一代移民，[①]伦茨伯格所表现出来的，有着三个层面的沉重和含蓄。

一丝不苟

伦茨伯格作为德国人后裔，在家中从小就是德语、英语和希伯来语三种语言并行使用，学到了德国父亲的严谨和一丝不苟。这反映在他办公室的所有细节中，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

在90年代初期美国大学的办公室，没有人关注过激光打印纸的双面使用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是单面打印，使用之后一面空白的打印纸整摞儿地扔到纸篓里，成了废纸。就经济手段而言，也没有任何措施鼓励双面打印，对空白的背面再度利用——因为无

① 伦茨伯格在康奈尔任教18年后决定接受罗格斯大学的教职，其中的主要原因竟然是为了在父母年长时住在父母身边的房子里面，以便给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其原话是：So that they can enjoy my company）。我于2001在电话中听到他的这个解释时无动于衷，那时我自己还没有小孩子。但如今自己有了孩子，回想这段对话时心中一震，感觉到其实无论文化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德国的、犹太的、中国的、以色列的，还是美国的，亲情总是极其重要的，子女和父母的关系总是一个社会中的核心纽带。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论在图书馆还是办公室，双面打印和单面打印是同一个价钱，谁也不会自找麻烦去双面打印。伦茨伯格则将自己单面打印后没有用的文件仔细地撬掉订书钉，再把一部分纸裁成一半大小，另一部分纸裁成四分之一大小。之后分成三摞，放到桌子的右上角。在和学生或同事见面交谈时，想到什么需要写下来的事，就根据内容多少决定大小，取出一张使用。在康奈尔学习的六年期间，我经常和他面谈各种各样的话题，有的是学术问题，有的是其他学者的作品、论点，有的是某部电影、电视剧、书籍等。所有这些，他总是耐心地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到那些大大小小的纸片上，谈话结束时交给我。

那时伦茨伯格桌子边的一个小台子上放着一台IBM打字机。有时他需要学生帮助他去查阅资料，由于怕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看不懂自己的手写体，就经常将资料信息用打字机打出来，这时他总是抽出一个整张或者半张废纸使用。当我们递给图书馆的人员时，他们总是翻过来看看背面的字，我就赶紧加上一句："背面的字没有意义，是用废纸打的(It's a scratch paper.)。"用现今的时髦话讲，那时应该说："出于绿色环保低碳的目的，教授是废物再利用。"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到他的一丝不苟。

尊重个性，宽容学生，为之提供空间和自由

伦茨伯格在美国出生、美国成长，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个性的高度尊重。我刚到康奈尔时，希伯来口语说的比英语好。伦茨伯格第一次见到我时，发现我用希伯来语可以侃侃而谈，而用英语聊天时却比较憷，就用希伯来语与我聊天。他从小在希伯来语和英语的双语学校接受教育，又在以色列生活过许多年，希伯来语完全是母语的水平。就这样，我在与他用希伯来语聊天过程中树立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少有的自信。他还引导我经常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看一些黄金时段的美国情景喜剧，以提高英语的口语水平。直到几年后，通过对美国文化和娱乐行业的深入了解，我才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那些电视情景喜剧不仅引领着美国日常口语的潮流，而且绝大部分是由美国犹太人创作和表演的。他的建议不仅使我提高了英语口语水平，也让我了解了美国真正的犹太文化。

伦茨伯格作为父亲和老师形象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对标新立异的特别强调，经常为子女和学生的与众不同而自豪。他的三个孩子每人有什么爱好，学业上注重哪个方面，他都不加干预，而是发现之后进行因势利导的鼓励和指点。

他的儿子喜欢考古、玩弄石头瓦块，他就带着他去中东许多国家的考古遗址游历，不会因为考古这个行业艰苦且没有丰厚的收入而引导他改变。他的一个女儿喜欢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就亲自花时间教她学，有时还把她带到康奈尔自己授课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课堂上，让她和那些大学生、研究生们PK记忆力和知识面。寒暑假期间，他还专程安排，带着他的女儿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处观看埃及文字和文物，并几次带她去埃及游玩和考察。

我曾提出，一方面由于兴趣爱好，另一方面由于掌握计算语言学知识的需要，我希望系统地选修康奈尔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科学课程。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鼓励我说，反正康奈尔的学费是包干制，不是按学分算钱，既然我的全奖已经包干了学费，多上课就是赚了，所以要“go for it!”另一方面，他又不无关怀地说，康奈尔的计算机系当时在全美排名前三，据说那里的许多教授以折磨学生的大脑为己任，由此要量力而行，不要上了贼船再不好意思后退。但我何时选择了放弃，他都不会责怪我。就这样，我身为人文学院学生，竟上了二十多门计算机课程，并且得到他对所有课程的同意和签字，把学分堂而皇之地登录到了成绩单上。其间遇到许多辛酸苦辣，痛苦难熬之际，我的圣经研究导师竟然鼓励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我“一旦开始,就要坚持到底”。我为这位不可思议的导师而自豪。

刻苦严厉,以身作则

1994年我刚到康奈尔报到选课时,伦茨伯格对我讲,我初次到美国上研究生课程,压力会比较大,中国的文科学生背景知识比较弱,语言的弱势也比理科生明显,所以课业量不要太大,不要想一口吃一个苹果(Eat an apple in one bite)。于是我第一个学期只选了四门要学分(Letter Grade)的课程,和两门不要学分的课程。我虽然备感压力,但是一个学期下来使出吃奶的劲儿,竟然也得到四个A和两个S。

我有些沾沾自喜,溢于言表。他自有察觉,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研究生课程拿到A比本科生容易多了,“我看你存活下来了,没有杀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壮的(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make you stronger)。你值得鼓励,毕竟是你的第一个学期,keep up the good work,下个学期上六门课吧。”我听后赶紧补充说,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周末,甚至每周六七天的晚上都在图书馆里。如果六门课都选正规分数,恐怕不要睡觉了。伦茨伯格说,我们的圣经研究学位要上许多门语言课,如阿卡德语、苏美尔语、阿拉米语、古埃及语、乌加里特语、摩押语等,都是四五年才赶上一轮课,一轮课少则两个学期,大部分是4-6个学期(2-3年)。如果你现在不趁着这轮赶着上,下一轮可能要到两三年以后。另外,德语、法语的课程如果不上,未通过考试,则无法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其他语言课程也是一样。这就是这个学科的学位很多人要读十几年,最终许多人都选择放弃的原因所在。伦茨伯格说:“美国的博士研究生从来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永远在工作,这可能是美国研究生教育位居世界第一的唯一原因。你知道博士研究生的标准约会语是什么吗?”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不知道,您讲。""Always look for me in my lab Friday night 11PM.(周五晚11点来我的实验室找我吧。)"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大量美国博士培养文化的内涵。首先,美国的许多博士生将一周分为21个时间段(一周7天,每天有上午、下午和晚上3段)。无论多么玩儿命工作的美国人,即使是一周7天都在工作,唯一有可能放松一下的时间段是周五晚上(即"20个给撒旦,1个归上帝——享受生活")。而博士研究生,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需要进行大量实验的博士生,则这个时间段也不放松,因为有的实验一旦启动,对实验结果和进程的观察就不能停止。如果错过了,可能需要重来,浪费几天十几天是少的。

伦茨伯格就是这么过来的,他担任康奈尔的全职教授以及后来的讲座教授(Endowed Chair Professor)之后,仍然如此身体力行。和他约见,不管是太早还是太晚,他永远有时间,即使在周六深夜。他用这句话来教导我:除了吃饭、睡觉和锻炼,应该将时间全部放到课业和研究上,这是天经地义的,不是你格外努力了,也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相反,不这么做就该受到批评。就这样,我每学期总是有3-4门语言课,加上别的课,少则5门多则8门。心里总是想着伦茨伯格教授的那句话:"反正康奈尔的学费是包干制。"多上几门课,就等于白赚了几门课的学费。

(伦茨伯格教授的个人网址:http://jewishstudies.rutgers.edu/link/grendsburg)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